



合參
新註
詩經
三
解
四

仁
505
4



同會
攻印

明
卷 4
509

詩經正解卷之四 國風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荃蓀右

彙輯

門人

湯玉海思元
王鼎由愛

全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鄘一之四

說見
上篇

共姜守義而首栢舟。衛文之徙居。中興賢君也。定中所由作也。大夫之見賢。中興賢臣也。干旄所由作也。自相鼠刺無儀而陽教衰矣。牆有茨借老鶉奔刺宣姜淫于上。故士大夫妻有桑中。庶人妻有蝮螭而陰教衰矣。惟載馳一詩。女雖出于宣姜而禮

詩經正義卷之四
猶循夫先王見風化在人未
泯不以母之惡而及其女也

○栢舟章

傳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栢舟

序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

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全旨通詩總是守節不移之意各上五句是表其貞一之志下正欲
母之不違其志也以之死矢靡他句作主二章一意○按共伯衛信
公之世子名餘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未稱爵○觀註父母欲奪而
嫁之則共姜仍在本國共伯以總角亡當未成配故父母欲別以嫁
也

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

音苗

彼兩髦實維我儀

叶牛何反

死矢靡他

音拖

母也天

叶鐵因反

只

音紙下同

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髧髮垂貌兩髦者翦髮夾凶子事父母之飾親
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
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栢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
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
何為其獨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合參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若謂夫婦大倫也偕老大義也我今日適遭其
變亦曷敢以存亡易心哉彼汎然而流之栢舟果何在在乎則在彼中
河而有定所矣况髧然垂髮之兩髦其誰匹乎寔維我之儀也人不
有定偶乎夫既為我之定偶則不可以存亡而易心不可以常變而
改節故我雖至于死誓無他適之心焉是心也使恩之淺者于我無

體悉之誠。猶或不能諒我也。若母之于我。覆育之恩。

如天罔極。顧欲我而有他焉。何其不諒人之心耶。

柳講此章以物有定在。與人有定配。與意只四句止。然河儀他既一韻。則之死句可帶上。故疏義興至五句。以舟在河中而無他適之地。

與已配兩髦而無他適之心。作兩應或為是也。註剪髮來凶。凶者頭會腦蓋也。髦者為偽髦。交于凶之兩傍。故曰兩髦也。古者子生三年。

剪胎髮為髻。帶之于首。長則加于冠。事父母而以為飾。示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父母死俱脫。此時共伯父母俱存。

有兩髦之飾。故以兩髦指之也。言自兩髦時。便為我匹。猶古詩云。結髮為夫婦耳。儀有不可移易之意。母也二句。重恩澤上說。大意言恩

之厚者。相信必深。非是生我之身。而不能諒我之心。意不諒只是不信其貞潔之志耳。不可說壞了蓋母之欲嫁共姜。不過是惑于愛而

慮其終耳。今共姜自誓之意如此。則母之惑可解而慮可釋矣。

汎彼栢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

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慝邪也。以是為慝。則其絕之甚矣。

合參彼汎然而流之栢舟。又何在乎。則在彼河側。而有定在矣。况髧然垂髮之兩髦。其誰匹乎。寔惟我之特也。人不有定配乎。夫既為我

之定配。則不可以死生而易其志。不可以盛衰而改其操。故我雖至于死誓無邪慝之心焉。是心也。使恩之淺者。于我無曲體之誠。猶或

不能諒我也。若母之于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顧欲我而有慝焉。何其不諒我之志耶。噫。貞心既固。雖夫死而不移誓志。彌堅。雖母命而

難奪。若共姜者。可謂有特立之操。而超于流俗之表者矣。

折講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訓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慝邪也。守義則婦人之正道。改志則為邪矣。

栢舟二章章七句

周以寧曰莊姜盡禮無懟心。共姜守義無二心。故二柏舟為邶
鄘之首。○孔叢子曰于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衛詩
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靜女。為新臺。後乎此者為牆有茨。為君
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滅。聖人錄柏舟于其間。正
以見人心之未嘗亡。
天理之未嘗滅也。

○牆有茨章

傳三叔構周公。鄘人風之賦。牆有茨

序。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于君母。國人
疾之而不可道也。

全首通詩皆婉言。以刺宣姜之惡。各上四句。是與其不
可言。下是推其所以不可言之意也。三章總是一意。

牆有茨不可埽

叶蘇后反

也中冓

音妬

之言不可道

叶徒厚反

也

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
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
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
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合叅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于宣姜。故詩人作此詩
以刺之。若謂天下曷嘗有不可言之事。惟醜惡之言。斯不可以形諸
口也。彼牆而有茨。昭昭在人目也。則不可掃而去之矣。况中冓之言。
幽隱曖昧之事。則不可道而述之矣。若以為所可道也。吾知肆欲于
隱暗者。皆淫亂之事。言之至為醜惡。
而難以出諸口也。如之何其可道哉。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

之長也

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

合參彼牆而有茨。則不可襄而除之矣。况中冓之言。幽隱曖昧之事。則不可詳而盡之矣。若以為所可詳也。吾知肆欲于隱暗者。皆淫亂之事。言之至為深長。而難以數言畢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合參彼牆而有茨。則不可束而去之矣。况中冓之言。幽隱曖昧之事。則不可讀而盡之矣。若以為所可讀也。吾知肆欲于隱暗者。皆淫亂

之事。言之至為甚辱。而適以汙其口也。如之何其可讀哉。

析講牆茨芒刺不可掃。內之醜惡不可道。皆無所施其惡之心也。興意亦只四句止。下二句又申不可道之故。中冓乃閨內隱奧之處。

中冓之言。猶言閨門之言也。言之醜有含羞意。言之長有難竟意。言之辱有汙口意。

牆有茨二章章六句

揚子曰。公子頑。通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于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于閨門之

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于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門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按宣姜。伋之妻也。一失身于宣公。而為新臺之有泚。再失身于公子頑。而為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于前。是以無所顧恤于後。甘以其身處汙穢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嘻。豈獨宣姜然哉。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憤志之詞。

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皆深官無人之語。無不暴白于天下後世。吁可畏哉。○按閔公二年。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杜註曰。昭伯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惠公即朔也。即愬烝者。惠公之母宣姜。即宣公所納。烝。頑宣公之長庶子。昭伯名。烝之兄也。○麟士求燕婉而得醜疾。衛之人疾之矣。齊無言何也。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尤甚乎。使之而又強之。果如左氏言。言之醜而不可道。雖兼刺齊亦可也。

○君子偕老章

傳宣姜不閑於禮。衛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全旨通詩。俱是刺宣姜之惡。首章本其服飾之盛。而責其不稱。其詞直。二章敘其容服之盛。而駭其異常。其詞疑。三章敘其容服之盛。而美其優于色。其詞婉。總以子之不淑。句為主。不淑。是無偕老之德也。有德斯有容。以稱其服。否則雖有象服。順見其不衷。故曰云如之何。下只備稱其服飾容貌之美。而不言其他。則其人可知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叶委委佗佗。如山如

河象服。是宜。叶牛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紕懸瑱。瑒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



詩經正義卷之四
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合參此刺宣姜之詞也。若謂夫人有小君之貴。而國之母儀係焉。彼其所以取重于國者。凡以有寔德之符。而區區容服之美。非所論也。今我夫人。豈其然乎。彼夫人與君敵體者也。則君始與始。君終與終。當與君子而偕老焉。惟有是偕老之德。故其助君子以奉祭。其服以祭服也。副飾于首。而旁有衡筭之垂。筭垂于旁。而上有六珈之飾。其法服之盛。固如此矣。且德容之著于外者。委委佗佗。有雍容自得之意。其安重也。則如山。其弘廣也。則如河。即而象之。小君之懿範。嚴然可睹矣。其服此法服也。疇曰不宜。此可見服飾之盛。以偕老而盛也。象服之宜。以法服而宜也。夫人之所以足重也。今之子位夫人之尊。不能偕老。又無德容。豈得謂之淑乎。雖有副筭之飾。法度之服。亦末節耳。服之不稱。云如之何哉。祇自貽其羞已矣。

析講此章。上五句。是泛論夫人服飾之所由稱。下則指宣姜服之不稱。而深刺之也。首一句。提起重講。下四句。相兼說去。第二句。言有是偕老之德。故有是服飾之盛。委委佗佗。三句。亦根德來。言有是德。斯有是容。以稱其服。註當字作未然看。蓋此詩雖為宣姜而發。然且泛言君國之夫人當如此也。副編他人髮。假作髻形。如于首上。周禮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飾。筭簪也。其端刻鷄形。橫于簪頭也。按名物疏。筭卷髮者。衡筭二物。衡垂于當耳。筭橫于頭上。朱傳誤以衡筭為一。云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此乃釋衡非釋筭也。○陸聚岡曰。註中以紃懸瑱。是解筭而帶言之。不必入講。然則懸瑱之云。自至下玉之瑱也。句方出也。筭頭所懸玉。其垂有六。副旁有筭。筭上加玉。但據禮書圖。筭長尺二寸。只是一根簪耳。固無可加六玉之地。或當因筭既玉。而又有六玉之飾。故遂云。珈言筭之外。又有所加。非即加于筭上也。則此句當作三項看。委委佗佗二句。以動容言。如山句。形容委佗之狀。見與輕佻者有別。亦根偕老之德來。服以彰德。故曰象服。即副筭珈也。宜者。言與德相宜。不淑。是無偕老之德。安重之儀。云如之何。言雖有是服。亦無以稱也。勿顯言失身等語。只反上委委佗佗等句。方為渾厚得旨。

此音 兮 玼兮其之翟叶去聲也鬢音軫髮如雲不屑鬢音第

也玉之瑱叶殿反也象之栉救帝反也揚且音疽之皙音錫叶征

反例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也。鬢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鬢髮也。人少髮則以鬢益之。髮自

美則不潔於鬢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栉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且助語辭。皙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

見者驚猶鬼神也

合參且自子之服言之。玼兮玼兮。而鮮盛可觀者。乃祭服之翟衣也。自子之容言之。黑髮如雲多而且美。不屑取益于鬢也。然服飾之美。

不特見于翟也。又以玉為塞耳之瑱焉。以象為摘髮之栉焉。服何其盛耶。容貌之美。不特見于髮也。語其眉則揚然而廣焉。語其色則皙。

然而白焉。容何其美耶。以如是之服飾。如是之容貌。誠世所希觀者也。而忽得于剗見之頃。其誰不動心駭目。曰胡然而有此天之神乎。胡然而有此帝之神乎。吾不意帝天之神。而今偶見于人世也。不然均此人耳。胡容服之間。乃爾殊常若此哉。

柳講此章上七句述其服飾容貌之美。下是致其驚怪之詞。其之其字。指宜姜言。翟衣青質。五色皆備。王非熊曰。翟雉名。曰刻曰彩。画即

今之刺繡也。以其文象翟明。故衣亦以名。不屑鬢者。只薄之不用。見不消得鬢而髮自如雲。非以此為不屑也。玉之瑱以玉為塞耳。係之

以統而當耳。所以養聰也。淇澳充耳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衛夫人而玉瑱。是服之盛也。且上章云。以統懸而屬之衡者。則指

此矣。天子諸侯瑱。玄統黃纁。卿大夫瑱。玄統青纁。士瑱。玄統素纁。則衛夫人瑱。亦玄統黃纁。可知。掃。疏義註音剔。象掃若今之篋子然。魏

風佩其象。掃是也。男女通用。乃佩于身。以備剔髮之垢者。孔疏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名之曰掃。故云摘髮。麟士云。象今用以牙而掃云

骨。不知何據。然牙亦象之骨。則骨或即以牙言。揚訓上廣。蓋眉下而廣濶。則醜惡。故以上廣為美也。上即高字意。廣即長字意。古人以眉

為春山橫黛以此。末二句本容服來。胡然有驚訝意。以為此天帝之神而偶見人世。猶子虛賦。所謂渺渺忽忽若神仙之彷彿也。勿以形體主宰言。以君夫人之尊。而盛稱其美。何褻如之。蓋稱其有傾一國之色。正譏其無母一國之德也。慶源輔氏曰。玼兮二句。言服之美也。鬢髮二句。言質之美也。玉之瑱也。二句。言飾之美也。揚且之替也。一句。言色之美也。

瑳上聲兮音戰其之展音延也音戰蒙彼縞音戰絺是緹音戰

袞音半也音乾子之清揚揚且之顏音堅也音魚展如之人

兮邦之媛音院也音權

賦也。瑳亦鮮盛貌。展衣者以禮見於君。及見賓客之服也。蒙覆也。縞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緹袞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給。而為之緹袞。所以自斂飭也。或曰蒙謂加絺給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

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言。且子之容服豈止此哉。就子之服而言。瑳兮瑳兮。而鮮盛可觀者。乃見君賓之展衣也。以是展衣。蒙彼縞絺之上。束縛而為之緹袞。所以自斂飭也。服之美也。何如。就子之容而觀。其目則視而清明。而眉之上。又極其寬廣。馬額之角。又極其豐滿焉。容之美也。何如。誠哉如是之人。有此服飾。又有此容貌。色傾一國。殆將絕世獨立。而為邦之媛者矣。然容服固美。而德不足以稱之。不亦深可惜哉。析講此章。上六句。言服飾容貌之盛。下是嘆其人之美。以寓刺之之意。翟是祭服。展是禮服。總之亦是象服。蒙彼句。言以展衣覆于絺給之上也。玉藻疏曰。夏則中衣之上。加葛。葛上加朝服。即展衣也。自斂飭者。蓋當暑而絺給宜也。然以之見君賓。則居已于簡。而示人以褻矣。故以展衣蒙其上。以存斂束之規也。清揚。顏作三件看。展如二句。串說。媛畧重在色。而粘服上講。方有斟酌。不可另作色之美看。人君之德。言母儀之德也。要知自鬢髮如雲。與蒙彼縞絺之下。正是服飾之芬麗。容貌之輕佻。大異于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處一則曰胡然

而天胡然而帝以怪異之一則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以賤褻之所謂子之不淑者也

君子偕老二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桑中章

傳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唐

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全旨通詩三章一意各上四句是托言采物以從其所思之人下因詳其期會迎送之情也當以思字貫既期之又要之又送之皆自言其心中欲得如此玩集註將字可見

爰采唐矣沫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

桑中叶諸良反要我音腰我乎上宮叶居王反送我乎淇之上叶辰羊反

矣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沫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沫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

合參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若謂男女之際之大欲存焉苟得交歡于素所不狎之女則神情倍暢而鍾愛彌深

我今不有厚幸者乎。彼沫邑之鄉。有唐生焉。我則爰采其唐于沫之鄉矣。然非為采唐而行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貴族之美孟姜矣。彼孟姜為吾情之所素鍾。而我亦為孟姜之所心許。兩情眷戀。雖遠必從。始而期我于桑中。猶恐其未必來也。既而迎我于上宮。殆不勝邂逅之歡矣。乃既會之後。猶未足以展其無窮之懷也。又于臨別之時。纏綿而不能舍。而送我于淇之上矣。豈非情深之人乎。而予之所思不已遂乎。

爰采麥

叶訖力反

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合。然桑中之期。不但姜也。彼沫邑之北。有麥生焉。我則爰采其麥于沫之北矣。然非為采麥而往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

乃貴族之美孟姜矣。彼孟姜為吾情之所素屬。而我亦為孟姜之所心注。始而期我乎桑中。既而迎我乎上宮。至臨別則遠而送我乎淇之上矣。我何幸而又得弋如此之綢繆哉。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合。然桑中之期。又不但弋也。彼沫邑之東。有葑生焉。我則爰采其葑于沫之東矣。然非為采葑而游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貴族之美孟庸矣。彼孟庸為吾情之所素慕。而我亦為孟庸之所心契。始而期我于桑中。既而迎我乎上宮。至臨別則遠而送我于淇之上矣。我何幸而又得庸如是之繫戀哉。夫姜弋與庸皆著姓也。而胥以淫聞。何鮮恥一。至是哉。此人心之所以剝喪。而衛之卒淪于

也。夔

析講長樂劉氏曰采唐麥莠者亦是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托以采此也安成劉氏曰姜弋庸大率托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非必當時寔有此三姓之女也蘇氏曰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無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禮也桑中之地乃其所期未到桑中則于上官要之既到桑中則于淇上送之一說桑中奔妾之所聚上官樓閣之通名始通好于桑中終成歡于上官耳諸本多依前說然玩文義似後說為是○唐菟絲無根而附于物苟合之象唐宥也荒淫曰宥麥秋不收冬不藏二時在外謂之宿麥有奔之象百物未長而先收有淫之象詩蔓菁也義取下體賤其褻也詩言風也馬牛通淫曰風孟姜指淫婦弋言引也庸言賤也皆微詞為刺○吳文仲曰孟姜孟弋孟庸乃稱美之詞而以爲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恐未必然○期要送等情即古詩云不信人言如隔秋思君今已集于愁多情自昔招多妬昔為分襟重逗遛此語恰肖

桑中二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間即此篇

故小序亦用

樂記之語

○按史記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爲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也師延紂樂師嘗使延作靡靡之樂○東萊呂氏曰桑中溱洧諸篇幾于蕩矣夫子取之何也詩之篇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

○鶉之奔奔章

傳衛昭伯無禮于宣姜國人惡之賦鶉之奔奔

序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

不若也。

全旨通詩首章。刺子頑之不善。次章刺宣姜之不姜。蓋托為惠公之言以刺之也。俱以人不如物起興。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 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興也。鶉鶉屬。奔奔疆疆。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鶉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

合參。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若謂人之不可讀者倫也。不可縱者欲也。反是則無良矣。獨不觀之物乎。彼物各有偶。未嘗相亂。故鶉從乎鶉之類。吾見其奔奔矣。鶉從乎鶉之類。吾見其疆疆矣。居有常匹。行則相隨。若此。乃如之人兮。壞夫

婦之大倫。敢于上蒸而不顧。無良甚矣。曾鶉鶉之不若。而我乃以為兄。不幾貽我之辱乎。而何莫之忌也。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 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合參。物各有偶。未嘗相亂。故鶉之相隨。吾見其疆疆矣。鶉之相隨。吾見其奔奔矣。各有定偶。不亂其類。若此。乃如之人兮。踰母子之大分。敢于下淫而無耻。無良甚矣。曾鶉鶉之不如。而我乃以為君。不深貽我之羞乎。而何莫之顧也。吁。詩人之所以刺之者。亦至矣。

折講。鶉鶉各有常匹。不亂其類。興宣姜與頑。以母子而亂倫。則人不如物矣。此亦反興也。鶉無常居而有常匹。其性妬淫。兩雄相見。必盛氣而鬪。惡其亂匹也。鶉傳枝而孕。不以形接。故曰鶉性不淫。無良。且渾指滅絕。天倫講然。上章惡切上蒸。不忌意。下章惡切下淫。不顧意。

二詩見衛為狄所滅之因。故以定之方中繼之。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衛風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造。不可以國。故繼以定之方中。○趙任甫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禮義也。衛有鶉奔之亂。遂為狄人所滅。唐有聚麀之亂。子孫殲滅幾盡。自古淫亂之事。未有不敗國亡家者也。○按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鶉之奔奔。趙孟曰。床第之言。不踰閭。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卒享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

以為賓榮。其能久乎。○按鄭良賈賦。此以享趙武。而趙武以伯有將為戮。夫伯有徒言之耳。其效如是其烈也。况于躬自踏之。而免于滅亡者乎。然則聖人存而不削者何。錄國人之情。著宣姜之惡。而見衛為狄所滅之由。以為後世永鑒也。○三山李氏曰。淫亂非美事。而不刪之者。所以示鑒戒也。亦如春秋亂臣賊子。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而唐太子弘受左傳。至于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頹。而謂更受他書。是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近世有建言經筵不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附錄舊以為刺公子頑宣姜之詞。愚謂二人之惡著矣。此無所用刺者。也。為惠公之詞者。刺惠公也。蓋惠公幼而立。立四年而奔齊。十二年而復入。頑蒸宣姜。至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非一日矣。墻有茨。偕老不及惠者。怒其幼也。此必長而復入之時。國人見其怡然相安。而不知耻。故為惠之詞以刺之。曰。我以為兄。刺其安然為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為君。刺其安然為子。而不知闕也。若作刺子頑宣姜。則其詞平直。非詩人之旨矣。

定之方中章

序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我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公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

富焉

全首通詩以營建為主。首章正營建宮室之事。次章是未營建以前事。本其始而言也。末章是既營建以後事。要其終而言也。精神全在秉心塞淵一句。務農桑固塞淵也。即上經營諸務。亦是此心之貫徹處。故全章當重一心字。○此章作于文公季年。上二章皆追言之耳。纂要首言其營建。而及禮樂之謀。次言慎于立國之事。末則推其立心之善。而成富庶之效也。

定

音訂

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

栗椅

音醫

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祭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椅梓實桐皮桐栝桐也。梓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爰於也。○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

合。參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此詩以美之。若謂人君本一心而舉營建之務。凡禮樂民物。事事關創理焉。况當式微再造之初。尤不可以或苟者乎。若我公之迂國。而營立宮室也。果何如哉。彼營建大務也。公以為不順天時。非所以重民力也。

詩

經

卷之四

十五

乃仰觀于天。當定星昏而麗天之中。則農功已畢。正民力可用之時也。于是率渡河之民。與百堵之役。作于楚丘而為宮焉。非是而漫舉。謂之妨農。我公弗為也。其作之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爰版築從事。作于楚丘而為室焉。非是而妄營。必有更易。我公弗為也。不特此也。蓋我公當經綸草昧之初。即裕禮明樂備之用。以為用材于異時。不可不植材于今日。于是經營之務畢。而樹藝之命下矣。樹之惟何。有寔小之榛焉。有寔大之栗焉。有梓寔之椅梧屬之桐。疏理之梓。飾器之漆焉。彼榛栗固以之供。寔寔矣。若椅桐梓漆。何取乎。公固曰。他日工師選材。以備樂。而欲有所伐也。爰取諸此。疇為五絃之琴。而阜民財。疇為七絃之瑟。而調民氣。入林徵之不乏矣。夫既順衆志。以大宮室之制。復植群木。以備禮樂之需。一時草創之規。即開百年長治之象。公之綜理周密。何也。如

也如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慎于營建之事。下言預為禮樂之圖。須重營建。邊種植亦因營建而及之也。不可並看。定之二句。觀天文。揆之二句。

察地勢。然是一時事。文平而意寔一串也。官與室。只是一般不可把。揆日。又為楚宮以後事。星以定名。取民事皆定之象。天文志云。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之時。安成劉氏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正中。因記此星。為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為營室。考之分野。營室界衛。以北方之宿。而出于南方之午位則中也。出于衛之分野。則又中也。兩作字。有奮然創始之意。揆日。用臬樹。在基址中間。朝則日出于東。臬影倒于西。暮則日入于西。臬影倒于東。以繩正之。而東西之方向定矣。午則日行正南。而臬影倒于北。以繩正之。而南北之方向定矣。按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陰。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樹木亦即營建中事。言立國規模。件件不苟。即一種植。而念已深遠。足為後日禮樂之需。樹之二字。貫下三句。爰伐琴瑟。言異日可伐。以為琴瑟耳。非曰琴瑟必有待于此也。制作禮樂。說通謂詩意。只間間說過。未嘗有此意。并謂實籩豆。亦因伐琴瑟而增出。似講得太無

詩

經

正

卷之四

十一

言 卷之四
着落。即詩人無此意。然行文不借此發議。亦覺索然無味矣。總見開國之始。預為長久之圖。無非是他謀深慮遠處。○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參中。弧中。星中。農事載始之日。翼中。亢中。火中。農誌登黍之日。建中。午中。虛中。農誌登穀之日。皆非力役之時。必待定方中。農桑工暇。民力可用。故審其時以作官也。○彭魯叔云。臬柱也。柱有四角。四中垂以八繩。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又轉筵畫地為圓規。朝識日景。其端指西。暮識日影。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于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測之。則南北亦可正也。又于晝漏午時。參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方之位。因以正北方之位也。○華陽范氏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公于初作室之時。早計如此。○榛栗下。不言備遵實。而于四木下。持註爰伐者。果實目前所需。人所易見。琴瑟之用。猶俟後日。故持拈出。且果寔之有用。人識得。四木之可為琴瑟。不為拈示。則人將以此四木徒美為觀而已。

升彼虛

音嘔叶起呂反

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居叶

良 反 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賦也。虛故城也。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合參夫我公營建如此。而當其未徙之先。豈苟焉以為之者哉。國之所據者。形勢地有故虛。高可登之以望。我公則升彼虛矣。以望楚丘矣。其果風雨所會。陰陽所和歟。其果山川所盤。四時所交歟。殆領畧其大勢矣。乃望楚丘。又與其旁邑之堂。而並望之。若拱若揖。而主客之相資也。若抱若環。而本支之相副也。審其高下所倚。以定一國之形勢焉。國之所向者。方面。山者。建都之鎮。我公則測彼日景。以正楚山矣。其果日南多暑。日北多寒歟。其果影夕多風。影朝多陰歟。將倚山以作厲矣。乃山既景。又并其高丘之京。而亦景之。廣平有原。而候

詩

經正解

卷之四

一

氣之法加密也。京師有野而測景之規加慎也。審其向背所宜以定一國之方位焉。若夫土宜所以興地利也。蚕桑不宜土于何有。于是降而觀于桑。察地之膏腴否也。神謀所以定人疑也。卜兆不吉。國何以定。于是誓而卜諸龜。而神以吉祥告矣。自是而廬漕徙焉。楚丘築馬堂邑為之藩籬。山京作其屏翰。群黎享衣被之賜。鬼神施嘿相之仁。以復康叔之舊。以幹懿公之蠱。輯和人民。光顯國家。將永賴之矣。終焉之藏。不于此而信之也哉。是楚宮未作之前。其謀之不苟也如此。

析講此章。是未營建以前事。上六句。是周其謀于始。末句。是獲其善于終。升虛以望楚丘與堂邑。覽一國之形勢也。恐大勢有完有不完。故望楚而又望堂。景山與京。正一國之方面也。恐方面有正有不正。故景山而又景京。望者審其高下所依倚。他日誓定中以作宮。將踞楚以為雄。而環堂以為鎮也。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法。必考日景。景是以心度日之影。不用樹臬。須知是正一國之方面。與上定宮室之方面不同。降就下處言。非從山而降也。桑者民之所資。桑最宜肥土。桑盛則土美可知。故又觀之。以察土宜。一說必宜桑而後可以

居民。重察地上。兩說俱無碍。人謀善矣。尤欲鬼神協吉。故又卜之。若謂今將作宮室于此。神以為可乎。不可乎。至云吉。而神謀亦無不協矣。劉上玉謂卜者。因桑而卜。臧即土宜。桑為臧。彼蓋泥末三句一連之說。然觀慶源輔氏曰。既正其方面。又覽其形勢。又察其土宜。人事盡矣。然後卜之可知。以統承為是。即允臧亦須統承。觀註本其始之望景觀。卜二句可見。何得單指土宜。桑為臧也。言凡此望景觀。卜始之周其謀者。欲終之善也。乃終則允臧矣。防禦之阻。得天地之隩區焉。而山京之向背。悉當。豈復為敵人窺伺之墟。華寔之毛。稱九州之上腴焉。而鬼神之迪吉潛孚。真足彰天人合應之妙。臧字之義如此。

靈兩既零命彼官

音官

人星言夙駕說

音稅

于桑田

叶徒因反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叶一均反

駮

音來

北三千

叶倉新反

賦也。靈善零落也。官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駮。○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

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駉牝之多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

合參自其終之為國而言。則國之大事。唯農與桑。使營建既畢。輒忘民生之計。此未知根本之慮者也。若我公。地利既得。尤乘天時。當獻歲發春之時。值農祥晨正之候。物情之待雨也。亟矣。乃今不先不後。適當其時。靈雨不既零乎。我公于是命彼倌人。選爾徒。展爾軫。迨雨止而星見矣。遂駕車而戴星以行。而往說于桑焉。執懿筐者幾何。遵微行者幾何。殷勤慰勞。使之及陽春。而併力于蚕桑。說于田焉。發爾私者幾何。服爾耕者幾何。勸課諄諄。使之乘天澤。而服勤于南畝。凡此勤民一念。可謂塞乎實淵乎深矣。然我公隆再造之基。何在不以寔心應事。何在不以深心度務。固匪獨此人之于民事。見其秉心之塞寔而淵深也。即操此心。而推之于牧事。吾見生息蕃庶。而神駿之

如雲。牧養不窮。而天開之備數。雖馬之駉而牝者亦已三千矣。何莫非秉心塞淵之所致哉。夫我公之建國始于經綸。而終於富庶如此。其起衰致盛。以復祖宗數百年之舊也。豈偶然哉。

析講此章是營建以後事。上四句言心之勤于民事。下驗其操心之善也。雨應時而降。有似于靈故曰靈雨。即杜詩所謂好雨知時節也。此正土膏動元。蚕育。人務農桑之時。命彼倌人。命之之詞已藏在內。此二句宜讀斷。星言二句另起。言文公遂于此次日雨止見星。夙駕往舍。非方命倌人以夙駕也。夙駕桑田。要見其綜理方殷。急急乘時之意。註亟往而勞勸之。正解說于桑田句。勞之勸之。使盡力于農桑也。此使是秉心塞淵處。直匪句緊承上喚起下文。心字最重。言非獨此人之于民事。所以操心者如此。而推之于政無不皆然。蓋人主發憤為雄。或行事未果。而心已弛。則似乎濶達。而失之于不塞。或謀事未成。而心已燥。則似乎壯決。而失之于不淵。文公則以寔心應事。以深心度務。譬之太山之上。自能生物。河海之水。用之不竭。亦何所為而不成哉。直從上作室種植望景觀。夙駕諸項。而歸結之曰秉心

如此其塞淵也。即推之牧事。有駮北三千之衆。亦秉心塞淵之一驗耳。舉駮北以禦其餘。亦見富國強兵。可以制敵意。三千作寔事。不作預擬。玩註元年三十乘。季年三百乘。便見○朱子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身耐勞苦。方能率得人。○人字諸家多指民言。意國人未必以人目其君也。麟士則謂斷指文公言。南召聚圉等。亦主是說。更詳之。○登山謝氏曰。秉心也。寔。故事事朴寔。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辨哉。○眉山蘇氏曰。富國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也。○言駮北而本之塞淵。明富庶之有道也。若乃內多欲而勞師大死之求。德多慚而招捩骨利之驥。何足語此。

定之方中二章章七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於葵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

敬教勸學。授才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閔公二年冬。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寔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寔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麟士按。懿公死。其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閔三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以喪中非言儉苦自厲也。○安成劉氏曰。春秋紀事。用周月定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

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之。以次年為元年。至文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丘。則詩所指定星方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終。楚丘未城之先歟。然而詩言終焉允臧。駮北三千。則是詩蓋作于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迂時一事耳。○按春秋文公之在衛也。于齊忘桓公之德。而伐其喪。于邢棄同姓之親。而威其國。楚子伐宋而不能膺。天王居鄭而不能救。母乃塞淵之心。秉之未終歟。

○蝮蝮章

傳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蝮蝮。

序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全首通詩首二章。喻淫奔之行。而指其違乎禮。末章述淫奔之欲。而斥其滅乎禮。總以大無信不知命二句作主。蓋上持賤之惡之。至此方正言以刺之也。

蝮音凍 蝮音凍 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 父母兄弟

比也。蝮蝮虹也。日與兩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暮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蝮蝮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况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合。此刺淫奔之詩。若謂不可亂者。男女之防。不容瀆者。禮義之正。何此人之不然耶。彼當日暮之時。陰雨方降。日色自西而映之。倏然成此蝮蝮之質。而在彼東方焉。其象為妖為厲。蓋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人之見之。則莫之敢指。惡其為天地之淫氣也。然則淫奔之

人配非其偶。而人不敢道者。何以異。是况女子有行而于歸也。不得直遂。又當稟受教戒。遠其父母兄弟。而後行。此婚姻正始之大禮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則其有玷于父母兄弟多矣。

析講此章。是賤之辭。陰陽不正之交。人不敢指。以比男女不正之會。人不敢道。陽蘊于上。陰蒸于下。二氣交構。而為兩陽。蘊已解。陰蒸未已。則攝而為虹蜺。朝謂之濟。暮謂之蠖。是地氣之淫也。冥漠若無朕兆。條爾成形。人皆得而指之。以喻男女曖昧之事。終不可掩也。莫之敢指。非畏之也。賤之也。女子二句。舉婚姻之正禮。以刺之。見婚姻之事。當明明辭。父母兄弟而行。豈可私奔。而為曖昧之事乎。註不顧此。冒行此字。正指禮言。一說。女子于歸。終當遠其父母兄弟。而成婚姻之禮矣。何為如此。冒行也乎。恰與懷婚姻句相照。較更直截。又一說。女子有行。就淫奔言。蓋淫奔之人。多棄其親戚。而竄伏。故責之如此也。○東萊呂氏曰。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濟

音

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補叶蒲反

比也。濟升也。周禮十輝。九曰濟。注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且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隱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合參。然是虹也。自朝雨之時。日色自東而映之。忽然自下。而上濟于西焉。其象為華為舛。即其雨不崇朝而遂止。蓋淫隱之氣。有害于陰陽之和也。然則淫奔之人。犯非其道。而有害于男女之正。何以異。是况女子有行而于歸也。又當遠其父母兄弟。于結褵之際。此有大婚之正禮在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則其貽羞于父母兄弟甚矣。

析講此章。是惡之之詞。以淫隱之氣。害陰陽之和。比淫亂之惡。害人道之正。下二句。刺其昧大婚之宜也。濟虹濟也。由氣升所為。故號為虹。濟日東則見西。日西則見東。南軒張氏曰。蠖。見則兩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

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兩不能成也。

也。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大無信。

叶斯反

也不知命。

叶彌反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真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合參亦思婚姻之際。禮以成信。信以定命。命以防欲。固女子所當知也。乃如之人兮。但知懷婚姻之情。而縱其淫慝之行。則是真信之節在所當守。彼固喪而不能守。而于天理之正。已冥然而罔覺矣。不亦深可慨哉。夫衛染墻茨。鶉奔之俗。期彘要官。帖不知恠久矣。文公一

轉移之。而羞惡之心頓明。是可以風也。

柳講此章是深責之詞。上二句刺其縱男女之欲。下二句升其昧天理之正。在人曰信在天曰命。婦人從一而終。此是信處。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此天理之正。處失貞信之事。即昧天理之正。二句詞若兩平。意寔相貫。須要真知心。悟惘然警惕。今日不知。此所以敢于懷婚姻耳。○上五云。前兩章。一言淫氣之交。一言和氣之害。雖甚惡而托之比。下二句只以正言之。似留至末章。而歷言以痛斥之也。此詩人法篇

蝮蝮三章章四句

南軒張氏曰。宣公無道。國人化之。文公復國。一以身率。于是無禮者見惡于相鼠。淫奔者不齒于蝮蝮。

○相鼠章

傳叔處不義。鄙人刺之。賦相鼠。

序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

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全旨通詩都是惡人之無禮也。甚言人不如物之意。而以有無二字相呼為興。首章言威儀。次章言容止。末章方言禮自淺以至深也。以皮與義。以齒與止。以體與禮。亦有輕重。刺無禮還是泛說。不必拘序為刺在位。輔氏亦云。見國人之淫奔在位之無禮。為可惡而作。亦不專指在位也。○此詩作于文公復國之後。振厲自新。懲戒之意多。刺譏之意少。故不覺言之切直如此。

相鼠有皮叶蒲人而無儀叶牛人而無儀不死何

為叶吾

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合祭此刺無禮而作也。若謂威儀為定命之符。容體乃章身之寔。人不可不深自檢飭也。即以物論。彼鼠為物之最賤者也。今相彼鼠矣。猶有皮以衛身。况人為物之最靈者也。今乃如之人兮。顧獨無威儀之可象。曾鼠之不如矣。亦思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儀也。人而無儀。則有生之理已虧。即久生于世。徒足以敗常而亂俗耳。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反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合參相彼鼠焉。猶有齒矣。今乃如之人兮。顧獨無容止之可慕。曾鼠之不如矣。夫人而無止。則恭遜不形。謙光不著。雖有形亦軀殼已耳。不死又何俟哉。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叶相止反

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合參相彼鼠焉猶有體矣今乃如之人兮顧獨無禮度之可飭曾鼠之不如矣夫人而無禮則無以持身無以範俗一日在世多一日之敗壞已耳胡不速死之為愈哉是則刺其禮儀之失者好乎禮也欲其死亡之速者惡其人也詩人好惡之公其亦得性情之正歟析講三章各上二句即物以興人之無禮下深致其惡之詞相鼠云者言曷不相之于鼠也無儀無禮何處着吾相乎凡獸皆有皮齒與體獨言鼠舉卑污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詩蓋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也儀威儀也是可畏可象意止容止也是謙抑退遜意禮字是舉全體而言兼儀上說以死為言以其穢生于天地之間有忝于生即有愧于天地非真以無禮定其必死也春秋時朝會聘享執玉俯仰諸般議論決人生死吉凶皆從此看出○關尹子謂聖人師拱鼠制禮爾雅亦云豎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詩

意蓋取諸此○此亦反興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如是之甚也蓋溺于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後也嫉惡不深則迂善不力其詩人刺相鼠取于旄之意乎

○于旄章

傳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于旄

序于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全旨道詩三章一意無淺深。總是美大夫之能下賢也。車馬旌旗不
過儀衛之常。而以此屈已見賢。便是禮意之勤矣。不可就儀衛上認
作禮意之勤。末二句。亦重大夫禮意上。非慮賢者無以答之也。詩人
得于創見。慶幸無已。故言之不足。又屢言之。全要得踴躍贊嘆。矜詡
不盡
之意

之子

結音

干旄在浚

音

之郊

叶音

素絲紕

音

之良馬四

之彼姝

音

者子何以卑

音

之

賦也。子。持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
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兩
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卑。與也。言衛
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卑之
而答其禮
意之勤乎

合參衛大夫屈已以下賢。國人創見而美之。若謂傾心而下賢者。公
卿之分。感激而思奮者。良士之懷。顧或挾貴倨之勢。而跡絕草莽。此
士所以負其能。不肯顧其上。雖有懷而莫吐矣。不意今日之舉動。殊
快人意也。彼大夫之有干旄也。注尾為儀。吾儕之瞻望者有年。今子
子然持出。而在浚之郊。則有出人意表者矣。但見素絲所以建旄。而
紕之以昭其文。良馬所以載車。而四之以昭其數。儀節隆丘園。而旌
旗若為之生色。顧問勤枉駕。而車馬若為之增輝。使非情深于姝子。
大夫之禮意何為若是勤勤乎。吾意姝子于此。凡邦家之所以奠。黎
庶之所以安。當必有以畀大夫者。第大夫之誠意既隆。則
姝子之酬報不容獨略。將何以畀之。以不虛此隆儀也。

之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

子何以予與之

賦也。旗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旒。旒
下屬繒。皆画鳥隼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言參然有旄必有旗。彼大夫之有干旗也。鳥隼為文。吾儕之熟視者有年。今子子然特出。由郊而近焉。而在浚之都。則有動人觀聽者矣。但見建旗者。猶是素絲而組之。而文加賁。載車者。猶是良馬而五之。而數加多。使非念切于姝子。大夫之禮意何為。若是殷殷乎。吾意姝子于此。凡政刑之所以協。禮樂之所以興。當必有以予大夫者。第大夫之延攬既至。則姝子之昭示。不得或疎。將何以予之。以不負此咨也。訪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

何以告之

音谷

賦也。析羽為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城都城也。祝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

合參抑有旗必有旌。彼大夫之有干旌也。翟羽是飾。吾儕之屬目者有年。今子子然特出。由都而近焉。而在浚之城。則有深人欣慕者矣。

但見建旌者素絲不改。而祝之而文益增。載車者良馬不改。而六之而數益盛。使非誼篤于姝子。大夫之禮意何為。若是勞勞乎。吾意姝子于此。凡因革之所以宜。損益之所以定。當必有以告大夫者。第大夫之殷勤有加。靡已。則姝子之籌畫亦當屢進。加詳。將何以告之。以克慰此虛懷也。吾為姝子慶其知遇。愈為大夫美其情文。向非然者。則干旌干旗干旒。亦大夫所恒建者耳。又何稱焉。吁。衛有好賢之臣。真社稷福也。國人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

抑講各章上四句。表大夫見賢之誠。下擬賢者所答之意也。子子二字。見意既非常儀。亦特出也。干旌干旗干旒三者。以旗為主。蓋車後所建。有鳥隼之旗。旗有干。干首注牛尾曰干旌。設析羽曰干旗。維旌旒於干。則皆用素絲之組。二章訓註曰旒曰繆者。蓋旗之正副曰繆。旒則其末垂者也。曰郊曰都曰城。雖變文叶韻。亦有所近。賢者之廬意。建于車之旌。素絲以係之。載夫旌之車。良馬以駕之。二之字。俱指干旌言。紕組祝。皆有親依維繫。不相離散之義。四五六不過侈其盛之詞。非漸增其數也。盧文子講。末章在城彌近。則所見益親。所見

益全。故以為祝之六之也。妙絕。妹子以蘊藉言。卑者啓其端。予者深其緒。告者罄其衷也。何以二字。乃國人擬議之詞。懸望其有以界之。又深幸其必有以界之。又預想其不知何以界之。總是深喜不禁之詞。見一時人心。願治光景。六帖云。見得經綸之蘊。非淺見所能窺。廟堂之摸。非道路所與聞。不可指言其何事也。此舊說固是。愚意謂。下賢曠典。一時創見。詩人極為賢士慶其遭際之隆。其意以為不知何等陳說。方可報稱殊遇也。要在何以上。認出誇美贊嘆。矜詡不盡之意。反不重在賢人身上。方是語氣。方是詩旨。○紕縫之也。組係之也。祝聯屬之也。○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驂。故太稱五馬。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五之六之。原有此制。但一出無屢更儀衛之禮。只是極誇其盛耳。○嚴氏曰。言乘良馬而來者。已四輩五輩六輩矣。言下賢者之多也。絕妙。然依註已久。姑作極誇其盛說。

千旄三章章六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

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喬君求曰。左氏于狄人之滅衛也。先載懿公好鶴之故。而後載頑伯宣淫之由。蓋著其玩物喪倫。不以善道示民久矣。文公懲創更化。而風俗之見于詩者。如蝮螫刺淫。相鼠好禮。千旄下士。而一時人心頌然。飭義而服節。故叙詩者。以此三詩。俱文公時詩。而朱子亦謂其有所本。豈不以上之所作耶。○陳浚夫曰。讀是詩。知國運開泰。不特其君勤政。其臣亦知下士。賢人君子。眉宇一新。

○載馳章

傳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賦載馳。

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

救也。

全直通詩以歸唁句作主。凡恩字憂字懷字。皆根歸唁來。不嘉不臧有尤。皆根不可歸唁來。總見他制乎義而不忘乎情也。首章言其適衛知不果而憂。是出而在道時也。二章言其果不得歸而憂思不已。是在道而大夫追及時也。三章言其思之有道而責人不諒其心。是歸許在道時也。末章言其思救衛不能而惟欲歸衛。是歸許將至時也。總是曲寫其憤懣難堪。遑迫無聊之意。非寔事也。言下却若歷歷真履其事。此是詩之妙境。○許為婚姻之國。不能急告大邦以救衛于許之大夫。不能無尤焉。詩意直注控于大邦一句。則望人救衛之心迫于歸唁。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

叶祛

叶祖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合蔡宣姜之女。憫衛之亡而不得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若謂宗國破滅乃時事之大變。而人情之至痛也。况我為衛之女子。其于興廢之念感慨之情。寔有難以愨然者乎。我于是載馳馬。載驅馬。將以歸吊而唁乎衛。唁之果安在也。時衛侯失國。野處于漕。故不禁驅馬之悠悠。道之云遠。言至于漕以慰之。馬奈何漕邑未至。而許國之大夫竟有奔走而赴。跋涉而來者。吾知來不徒米。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于我。則漕邑終不得至。衛侯終不得唁矣。我心其能以無憂哉。

拊講此章上四句。有所憫而欲伸其情。下是有所制。而因動其憂也。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唁字至字。言其將然耳。非真已至已唁也。

言之雖奔走赴難以盡憫恤之情。便有控大邦以共圖興復意。只未說出。載驅二句。言其情之急。然悠悠則欲急而反緩矣。蓋人情惟急欲到。故愈覺其遲也。至漕乃是擬議之詞。猶未至漕。時衛侯渡河而處漕。故云遇草則跋。遇水則涉。皆見他來時急遽之狀。但來而未至耳。與悠悠言。至但是意中摹出虛景。憂者憂其志不得遂也。註必將二句。乃逆意以憂之。亦見得夫人已自知其義不可歸意。○馳驅跋涉。皆假托之詞。豈真出在道。而後大夫追而返之也。急欲馳驅歸唁。而又曰悠悠。則見非真驅矣。總之識想所為。都非寔語。○慶源輔氏曰。據此詩所言。則是夫人既歸。大夫追于路。而告以不可歸之義。夫大夫何不告而止之。于欲行之時。想夫人傷宗國之亡。既請于穆公而許之。故遂行焉。既而大夫以為不可遂。請于穆公追而止之耳。此又作實在事講。亦可從。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悶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悶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我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己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陸行。旋反。以至於衛矣。然視爾雖不以我歸為善。而宗國破亡。人情大憤。我之思其能遠而忘之乎。又以先王典章。每切越境之禁。咸以我歸為不善而非之。則聞義心移。私不能以害公。而我亦不能水行。旋濟。以達于衛矣。然視爾雖不以我歸為善。而故都淪沒。人情不堪。我之思其能悶而止之乎。興亡在念。休戚相關。殆非當情之所可比矣。

析講此章。作兩平看。上四句。已盡其意。下不過疊言之。總是叙其行有所制。而情不能已也。不我嘉。不我臧。是大夫既至。而有是言。就越禮背義上說。蓋可歸而歸。則為臧嘉。不可歸而歸。則為不臧不嘉。旋反就陸行言。旋濟就水行言。此因大夫之言而止之。勿作是自家之

意。我思只就唁衛上說。蓋宗國破亡人子之心所甚痛。故思之終不能已也。凡人遠則易忘。故不遠為不忘。非遠而去之謂也。○慶源輔氏曰。使許穆夫人。知人以已為不善。而竟為之。則是從欲者也。知人以已為不善。雖不復為。而情終不能自已。則是發于情而止乎禮也。義者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

音育叶 謨郎反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叶

反郎許人尤之衆穉

音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也。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蟲以療鬱結之病。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為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己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為穉且狂哉。

合參夫思既不止。則憂想之情切于內。而鬱結之疾重于中。故其返而在途也。暫息馳驅之駕。爰陟偏高之丘。意遠望可以當歸。以舒吾憂想之情乎。中已鬱而成疾。其何物之能治。則或者薄采其蟲。以療吾鬱結之疾乎。蓋我女子之所以抑鬱憂思如此。其善懷者。非過為情也。數十年所傳之宗社。一旦而有顛覆之傷。人孰無情。誰能堪此。而弗心惻也。則女雖善懷。亦各有道也。所貴乎察情者。原義理之可通。識權宜之有當。而不以為非耳。乃不我嘉。不我臧。坐為許人。詬厲者之衆乎。人惟狂則賦情獨蔽。當以怨鬱而不知。今何狂者之衆乎。使非穉且狂。必能諒吾之情。而恤吾之憂矣。寧尤我之若是哉。析講此章首二句。是思衛不忘。而欲舒其情。下是責許人之不諒其情也。登高以寫憂。而因采蟲以療疾。雖屬兩平。而寔串說。註偏高曰阿丘。謂丘形四隅。有一高而不正。在左右前後者。善懷。諸說多從歸唁講。然須承陟阿采蟲之情來。方見意義相貫。人見我之愁鬱。以為女子多思。是其常耳。不知女子雖多思。亦各有道。不得概以為不足問。要活看善懷。方有含蓄。不必泥定歸唁。玩亦各字可見。有行者見

天理人情不容自己也。尤之者，暗于正誼，而泥其舊辭，牽累大情，而睽絕人意也。此指許國之衆人，非謂就指大夫也。凡人老而明于計，必以為區區小禮不足拘也。釋則少不更事，不識人情，在則執拘自是不近人情，正與有行相反。然不可寔說不是，只形容不知已情之切至耳。註許人守禮數句，未須補出。○陳式甫曰：許穆公夫人，蓋欲赴愬于方伯，以圖救衛，而托歸唁為辭耳。夫赴難之師，本非女子之事。譏許人當告急于方伯，不當坐視其亡，其後齊桓公卒救衛而存之，然後信夫人之所思，為有道矣。

我行其野芄芃

音蓬 其麥

叶訖力反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

夫君子無我有尤

叶于其反

百爾所思

叶新齋反

不如我所之

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塗在野而涉芃芃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於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

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

合參夫我之歸衛，不果而返許國也。行于郊野之中，而涉芃芃之麥，斯時也，傷我許國之小，無由悉索敝賦以從事，而力不能救矣。因思救災恤患，友邦之誼，况夫邦之大，則土廣兵強，又可賴以興復者也。于是欲為之控告焉。庶幾假彼甲兵，為恢復計，以救廬瀆之民，而還康叔之舊物焉。然有所控者，必有所因。况吾女子，又非素有私覲之行者也。苟莫為之先容，則情雖甚切，誰與通之。有所控者，必有所極。况吾女子，又非素有境外之適者也。苟或迷于所往，則事雖誠急，誰與體之。然不知誰為仗義之人，誰為睦鄰之國，而因其人，以至其國乎。夫我力既不能救，資人又無其機，則我心之可自盡者，特一歸唁耳。今爾跋涉之大夫，許國之君子，無以我之歸唁為不臧不嘉，而尤之也。雖爾百方為我區處，或思遣使以致唁，或思文告以求援，固將以慰我之心矣。然終不如達權通變，使我薄言旋歸，得以自盡其心之為愈也。而竟使我不得歸，我亦安能以忘情也哉。夫衛女之欲歸，彼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非賢而能若是乎。

折講此章上四句。是因歸許。而思救衛之不能。下是冀歸衛。而嘆其情之不能已也。行野涉麥。本摹寫歸途光景。而觀物悲傷。不勝黍離麥秀之感。即宗國丘墟。委諸草莽。一段景象。凄然在目。控大邦者。持失國之由。以告之。欲藉之以興復也。因人言。謂仁人義士。可因之以請命者。極以地言。謂道里方向。可循之以底至者。文平而意寔。串猶言因何人而至何國乎。尤指悖禮犯義言。上衆稱且狂。是恨辭。此無我有尤。是哀詞。氣以漸而平也。百爾所思。蓋當時夫人既不得歸。衆人必為曲處。如致書遣人。及求救他邦之類是也。或以不我嘉等句來說。則為必不得歸。言一事耳。何百方之有。一說云。百思只就不我嘉。不我臧。上多方開諭。惟恐有悖先王禮義。上看為是。如致書遣人。求援代他。處置衛事之說。此正夫人本意。何消云不如我所之。此說亦極有見。但時說多不依。更詳之。○王非熊曰。夫人因極之謀。非自可為往。持以哀思之切。而以救衛之義感發人耳。不然宗室不得歸。豈有適異國之理。未幾宋桓立。君齊桓。城楚丘。而夫人之志慰矣。○按狄入衛。以閔公二年十二月冬。迄于見麥芄芄。則為今年。夏經歷三時。而四隣諸侯。未聞救恤。以從簡書者。所以欲控大邦。此是

真情但非女子事耳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於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朱子曰。聖人錄泉水于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于後。所以盡禮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故以父母既沒。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亦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哉。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